

◎生活拼盘



## 继亲之母

妈妈去世三年头上,我们兄妹几人央本家三姨为父亲物色一位老伴儿。不久,三姨将继母领进门。说,这老太太憨厚,事儿少。我们兄妹几人点点头算是认可了,对于这种老来搭伴的老年人,事儿少,是难得的优点。

那年夏天,我给他俩报了去西安的旅行团,也算对继母进门后表达的一点心意。

至今,老太太进我家门已十年。她的人性确如之前三姨所描述,憨厚,事儿少,不多话。再加上我们兄妹几人也不是多事之人,相处起来确也其乐融融。

那几年,老爸一有空就带着继母到东胜长住,以保证我和儿子一日三餐热乎丰富。继母人勤快,常常是趁我上班走人,她和老爸你擦玻璃我扫地的替我打扫收拾,我和儿子脱换下的衣服,也常常在我回家前挂晾在太阳底下。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娘,她越勤快,我就越是不好意思。私下里和老爸说了多次,别让继母这样忙乎,老爸当时点头应允,可只要我一出门,他俩就又里里外外忙乎。时间长了,我也就习惯了。和继母聊天时,偶尔表达几句感谢的话,她反倒一副不习惯的样子,说一辈子忙乎惯了,没事干才最难受,家里这些洗洗涮涮的活儿,就是举手之劳而已,算不得活儿。

儿子高三那年,我在康巴什租房陪读。想求助老爸,可是老爸有点犹豫,觉得自己年岁大了,心里不托底。继母听说后立刻应承下来,说,娃平时对我不错,她有难处,咱得帮一把。

住在一起久了,我就发现继母身上更多憨厚朴实的成分。老爸山东人,性格耿直,比较强势。母亲去世后,我们几个儿女把他当宝惯着,当孩子哄着,连家里的孙子辈儿也让着他。老爸就难免像孩子一样耍耍脾气,许多事就喜欢以自己喜好为主,照顾不到继母情绪的时候就总有发生。

好几次,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,老爸一本正经生了气,我一面体谅着继母抛家舍孙来给我帮忙的辛苦,一面心疼着老

爸七十好几的岁数。我就一面愧疚地替老爸给继母说着好话,一面央求继母多忍让一下老爸的倔脾气。继母哈哈一笑,说,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。

隔段时间,我体谅着继母思儿想孙的心情,利用休息时间让他俩回乌海住段日子,临走就必定是一顿揪扯,她总是不肯伸手接我以各种名目递到她手里的钱。我将钱偷偷塞进她的包里,可是等我把他们送上车,老爸就打来电话,告诉我,钱又被继母悄悄放在家里的某个角落,提醒我收起来。

一天,父亲告诉我说继母手背上突然起了个囊肿,一看,已有鹌鹑蛋大小,通红肿胀。我费尽口舌,她终于答应跟着我去拍个片。缴费时,我掏钱的空儿,她早把准备好的钱递了进去,直到我翻了脸,她才嬉笑着将钱装起来,说,孩子高三,你这花销也大,我们有退休金,又不是没有?我心里就愧疚着,觉得自己还做得不够好,至少,没有让继母像花自己儿女的钱一样理直气壮。

儿子跨进大学校门后,我回家的次数多了,见继母的次数却少了许多。这个总也闲不住的老太太百事缠身。把小孙子送进幼儿园后,又开始在儿子经营的饭店里帮忙打杂,什么需要做什么,成了不要工钱的服务员。

重阳节我回家,婆婆买了大骨头,做了地道的烩酸菜,邀请父亲和继母一起到家吃饭。我开车去接继母,老太太手里给我拿着一瓶油。是她的大儿媳亲身试验,抹着十分见效的一款润肤产品。我伸手接过,继母的手短粗厚实,布满老茧,一时间,我想起丰满厚实的土地乡间,想起成片成片的树林和麦田,想起汨汨的河水和冬天的凛冽,想起在这树影与麦田间,应该行走或起伏着许多个身影,头戴围巾,肩扛刀镰,如继母劳作在天地间。

这是他们这一代人永远难忘的画面,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永远的留恋。这种滋生滋养于土地的醇厚与淳朴,是这一代人留给儿女最好的财富。

回来后,我给她的大儿媳转过去些钱。让她给继母添件衣裳,继母的大儿媳说,二姐,你总是对我妈这么好。

我惭愧至极。

十年以来,这个被我称作姨姨的继母,代替着儿女陪伴着我的父亲,陪他穿越窸窣寒冬,陪他捱过漫漫长夜,而我能给予她的,不过是几声嘘寒问暖,几回外出相伴。

而这位继亲之母给予我的,不仅仅是母亲一般的关爱与帮扶,更多的是一种普天下母亲代代相传的敦厚勤劳,一种苍天厚土赋予的朴素善良,无声无语,无音无言。文/李美霞

◎城市笔记



## 那些坎儿

对桌而坐,闺蜜一眼看穿了她的心事。

父亲离去的这些日子,她天天被泪水浸泡着,不能触及父亲任何的话题,好友的关心、路边的老人,曾经的物品,都会使她的眼泪瞬间像开闸的洪水,一泻千里。

想起母亲出走时的背影。“我受够了,不伺候他了,这个家再也不会回来。”一甩手便把钥匙扔进了院子里,扬长而去。那一年,父亲77岁,母亲73岁。

她不明白,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母亲临走时连头都没有回,留下大半辈子没有操持过家务的父亲。在老年公寓,母亲的吃穿用行,一样不少,她知道,这是很早之前就准备好了。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,在她的记忆里戛然而止。

她收拾父亲遗物时,躺椅隔层里有一本没有灰尘的相册,里面装满父亲和母亲的照片。她木然地看着家里的一切,熟悉又陌生,那里还有父亲的味道,现在又混着母亲的气息。她没有去接母亲。母亲回来了。

闺蜜说,真好,你又有家了。她没有一丝快乐,一声长叹被一阵叽叽喳喳的欢笑声淹没了。邻桌庆生的一群小朋友,毫无顾忌地展示着活力。她羡慕地望着他们,尘封的记忆,一点一滴,都是幸福的味道。儿时的她,会拿着白面馒头去邻居家换玉米窝头,还吃得津津有味。会穿着漂亮的小纱裙故意走在伙伴中间,时不时地转hu个圈,转成一朵盛开的百合花。偶尔还会有几毛钱的巨款,引来一群围着她身边的小伙伴。那时她俨然是位公主。

在爱的包裹下,她渐渐长大,却从不知贫苦是什么滋味。直到有一天,她看到邻居家的小妹眼巴巴地看着她碗里的饭菜,不住地咽口水,她突然懂事了。母亲不怎么上桌吃饭,只是在角落里随便扒拉几口剩饭,她会强拉硬拽让母亲坐下,将盘中的肉递到碗里。会在深夜里,为在微弱的灯光下给她缝补衣裙的母亲披上一件外衣。

时光就像记忆的橡皮擦,擦出了岁月的痕迹,留下了沧桑的过往。母亲佝偻着脊背,越发的

矮小,脸上爬满了一条条曲折不均的条纹,如同墙上斑驳的印记,散开的发丝闪着一缕缕银光。她经常会很久很久望着窗外发呆,脸上的那种神情十分遥远。有时会让她穿针引线,用粗糙的还有着小裂口的双手,缝着不和套的椅垫,她会重复地诉说着曾经的往事,唯独不提父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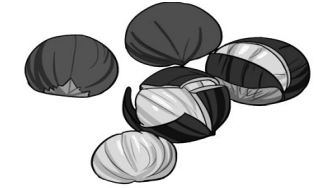
她望着母亲,望着身边的姐姐,想说的话随风而去。她收拾着父亲的床铺,如今是母亲的。她忘不了父亲弥留之际眼角流出的泪水,忘不了身子底下压着几片小白药,还有在空气中飘着的呼吸机上的细管。当时家里只有姐姐。几个月过去了,只要想起,她的心还会在滴血。

手机的铃声打断了她的思绪,是女儿的。视频里的女儿哭成个泪人,她说,最后悔的就是假期里没有回家,没有见到姥爷最后一面。她放弃了那么多,万一考研不上岸,怎么办。从小到大,几乎没有怎么掉过泪的女儿,在离考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崩溃了。她轻松地 and 女儿对话,掩饰着心中的痛,她明白女儿的压力。

和闺蜜讲完这些,她的心情明朗了,多日埋在心底的阴霾终于散去了。父母的故事很长,留着让母亲慢慢讲述。女儿还小,心中的遗憾或许成为她成长路上最强大的动力吧。

有些人,有些事,有些记忆中的过往倏忽已逝,就像秋风吹过的落叶,渐行渐远。是的,一切该过去了。她明白那些坎儿一定要过,不仅是她要过,还有女儿,也许更多的人。迈过了,或者多年之后,回望时会发现,那一道曾经横亘在生命中的坎儿,都化作爱的山冈。文/屠凤彩

◎闲看简说



## 糖炒栗子里的爱情

时近初冬,街头巷尾又飘来了糖炒栗子那略带焦糊味的独特甜香。在晚霞满天的苍茫暮色里,悠然地走在弥漫着栗香的回家路上,她的心恬静而喜悦,一如十年以前。

那时候,她刚来北京。办公室设在国际饭店,公司在其中的一个房间留了一张床,下班后,她就住在那里。暮色四合的时候,同事们一个个相继回家了,只有她一个人,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,望着窗外的街景发呆。长

安街的傍晚,车流如海、华灯初上,那些或闪烁或流动的点点灯光,如同满天里璀璨的繁星,越发映衬出她的孤单和凄凉。

“这么多的灯,却没有一盏是为我点亮的”,她时常忧伤地想。宾馆里的灯光,柔和而幽暗,在里面来回转上几圈,莫名地就会有一种阴森的大殿里那种影影绰绰的感觉。这种感觉像叮在皮肉上的一个黑蜂,让她很厌恶,也很恐惧。

她想辞掉这个工作回家,可是这个时候,他出现了。

那个时候正是他的低谷。因为之前的一宗期货买卖失手,多年来的积蓄血本无归。他跟朋友在木樨地合租了一间筒子楼,白天在家思索着日后的去路,晚上就来办公室找她聊天。每天的下班时间一到,他都会准时地出现在办公室门口,从外套的大口袋里掏出一包热腾腾的糖炒栗子,碰上晚走的同事,便招呼他们跟她一起吃。

他一边把栗子一个一个地剥好递到她的手上,一边天南海北地把自己的见闻讲给她听,虽然不过都是些浮皮潦草的闲话,却让她原本寂寥的晚上鲜活了起来。

因为长期不爱运动,她的体质比较瘦弱。同事帮忙联系了一位国内有名的老中医帮她调理,说到开方子回去喝汤药,她却犯了难——办公室里显然不具备煎药的条件,宾馆也不提供这样的服务,于是她跟医生商量,能不能换成成药吃。“别换啊!请好中医看病,为的就是求一个好方子嘛。”他笑嘻嘻地说着,接过药方叠好,装进了自己的衣兜里。

从那以后每到下班,他就把在电炉子上煎好的中药,连同那一包热乎乎的栗子一块儿带来,那瓶中药因为揣在他的怀里保温,在木樨地煎好了拿到建国门,交到她手上还是热的。

在这一只只带着他体温的中药瓶里,她感觉自己的心有了归属。于是有一天,在他抱了一大束鲜花和一只足有半人高的长毛绒白兔,捧给她向她求婚的时候,她只微微一笑,就答应了。

后来,他们结婚了。再后来,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这么多年来,他依旧保持着买栗子的习惯,剥到又润又软的,总要格外偏心地要女儿留给妈妈。

而她,也依旧会像当年那样乖乖地吃掉。一家三口出来散步,每每闻到满街的栗香,她和他总会相视一笑,回忆起十年前那些单调而温馨的美丽夜晚,和那清苦而纯真的金色华年,心里想着:爱情,其实原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大起大落、大悲大喜,就好比这其貌不扬的糖炒栗子,只在醇厚的本味里有一点淡淡的香,淡淡的甜。淡淡的,就很好。

文/阿 简